

徐光耀文集

第二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徐光耀文集

第二卷

中篇小说 诗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徐光耀文集. 第2卷/徐光耀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4

ISBN 7 - 5434 - 5647 - 8

I. 徐… II. 徐… III. ①徐光耀—文集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0708 号

目 录

中 篇 小 说

小兵张嘎 (3)

附录

《小兵张嘎》再版前言 (81)

《小兵张嘎》再版后记 (84)

四百生灵 (90)

冷暖灾星 (131)

附录

《冷暖灾星》再版前言 (213)

诗 歌

黑白诗词小集 (219)

小引（两则）	(219)
一九四三年	
雪夜行军	(221)
一九六二年	
读画有感	(222)
顽皮的小溪	(222)
一九六三年	
减字木兰花·题联大同学合影	(224)
一九六四年	
复侯敏泽（二首）	(225)
附：侯敏泽来诗	(225)
一九六五年	
黄胄《揽驹图》	(226)
一九六九年	
清平乐·斗私会	(227)
减字木兰花·狠批“黑六论”	(227)
清平乐·送别妻子	(228)
一九七三年	
观影片《卖花》下泪	(229)
赠叶	(229)
别小丰	(229)
题赵曼如画贺年片	(230)
画心病患者	(230)
贺小予入艺校	(230)
悼曹雪芹	(231)
慰郑智调贵州	(231)
忆远千里一九六二年来信	(231)
破四旧（二首）	(233)

蛙	(233)
题齐白石画《群虾》	(234)
跋老父遗容	(234)
抚崔嵬	(234)
题《麻姑献寿图》	(235)
鹊桥仙	(235)
鹊桥仙·画林赋	(235)
一九七四年	
闻“黑画展”怀人	(236)
梦画师	(236)
寄黄胄	(236)
一九七五年	
枯柳	(237)
观画猫寄黄胄	(237)
邹雅画“山水”	(237)
致艾炎(二首)	(238)
壁上画	(239)
赠儿	(239)
历史	(239)
观《创业》偶感	(240)
看《三打白骨精》	(240)
剧作者	(240)
读影集	(241)
悼侯金镜	(241)
又见柳丝	(241)
题《十八罗汉渡海》	(242)
偶感	(242)
题黄胄画鹭	(242)

录续颠倒歌	(243)
一九七六年	
观韩羽《夏雨图》	(244)
祭碑	(244)
直愣	(244)
清明感事	(245)
观韩羽画《孙悟空》	(245)
一九七七年	
又见黄胖子画驴	(246)
留赠小魏	(246)
和周昌谷《雪梅》(二首)	(247)
附:周昌谷原诗	(247)
题韩羽画《宝琴》	(247)
欢呼党的“十一大”	(248)
雄县大桥小伫	(249)
哭灵(悼震亡姐姐)	(249)
一九七八年	
记梦	(251)
“左派”千秋镜	(252)
感怀并寄黎白	(253)
读《天安门诗选》	(253)
临江仙——剥张保仁同志词	(254)
附:张保仁同志来词	(254)
乘车赴刘家峡	(255)
柴达木诗稿	(255)
萧华将军印象	(256)
赠诗人韩瀚	(256)

一九七九年	
心哭	(258)
自贺“改正”	(258)
亲姐闻恶讯	(259)
一枝春·冬梅	(259)
一九八〇年	
谢鲁兵回赠《张嘎》	(261)
附：鲁兵酬诗	(261)
一九八一年	
涉深水者得蛟	
——读《洞房花烛夜》	(263)
一九八四年	
游龙潭	(264)
一九八五年	
啊，庐山！	(265)
美庐	(266)
从窗口进来了，雾	(267)
一九九五年	
自嘲	(269)
一九九六年	
怀车仪	(270)
白洋淀	(270)
菩萨蛮·小三峡美女峰	(270)
得女儿冬冬来信	(271)
一九九七年	
致友人	(272)
悼贾大山	(272)
参与大山告别仪式有感	(273)

6 目 录

写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扉页	(273)
一九九八年	
江城子·黄峪闷庐	(274)
长相思·柴栅栏	(274)
驼梁山水	(275)
江城子·驼梁	(275)
一九九九年	
闷庐	(276)
有作	(276)
江城子·山居	(276)
湘西二龙	(277)
背篓	(278)
二〇〇〇年	
临江仙·赠远尘斋主	(280)
临江仙·赠湘中一友	(280)
半生	(281)
赋八仙桌	(281)
胡杨树	(281)
西北的花儿最鲜艳	(283)
唱唱人皮鼓	(283)
秦始皇	(284)
二〇〇一年	
临江仙·致文友某	(285)
忆“五一大扫荡”	(285)
惜庐山	(285)



中篇小说

小兵张嘎

—

在冀中平原的白洋淀边上，有个小水庄子。这庄子有个古怪的名字，叫做鬼不灵。在抗日战争年间，就在这个庄子上，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头了。

单说这鬼不灵西北角上，有一户小小人家，一带短墙围起个小院，坐北朝南两间草房。栅栏门朝西开，左右栽着四棵杨柳树。从门往西五十步光景，便是白洋淀的一个浅湾，一片葱茏茂密的芦苇，直从那碧琉璃似的淀水里蔓延到岸上来。风儿一吹，芦苇起伏摇荡，发出一阵沙沙的喧笑声。啊，若不是苇塘尽头矗立着一个鬼子的岗楼，若不是从那儿凛凛然逼来一股肃煞之气，单看小院这一角，可不是一幅美妙秀丽的田园画儿吗？

可惜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一九四三年。日本鬼子对冀中人民发动的“五一”大扫荡，过去也就是一年光景，人们已从“无村不戴孝，户户闻哭声”的年月，转入“出门必过路，夜观岗楼灯”的阶段了。各村庄已大体编就保甲，向据点一天一度地派着“联络员”。共产党的武装和党政工作人员，都已转入隐蔽斗争，只在日落天黑时，才三五不等地搞些艰难而秘密的工作。敌寇则依靠他三里一堡、五里一碉的据点林，配上封锁沟和汽车路织成的网，仍在进行着频繁的“清剿”，气焰十分嚣张。

且说那个小院的房间里，这时正靠窗坐着一位老奶奶。她头发花白，脊背佝偻，披着一件掩襟的褂子，盘腿卧脚地在抽针引线，缝补着一只张了鲑鱼嘴的夹鞋。她蹙着一双老眼，眉头上攒起两个疙瘩，豆粒大的汗珠儿，就在那皱纹重叠的额上排起队来。天是闷热的，可是，她一点儿都不觉得，像是一颗心化在那只鞋上了。

“呱呱、呱呱、呱呱……”由远而近传来一路子急跑声。老奶奶吃了一惊，一针扎在手上。只见单布门帘往里一鼓，从底下冒出个孩子的头来：“奶奶，奶奶！一条长虫转砖堆，转了砖堆钻砖堆。——你说说，你说得上来吗？”

真叫人哭笑不得。老奶奶一面瞪着他，一面揉着胸口，好半晌，才喘口气说：“小祖宗，你把奶奶给吓煞了；越说不叫你跑，怎么更跑欢了？”一句话提醒了那个小家伙，身子往下一蹲，脑袋歪在炕沿上，恍若犯了大错似的，咪嘻嘻地笑了起来。在那月牙儿似的一对小眼里，两道挺逗人的光芒闪跳着。

这就是老奶奶心上的红灯，眼里的明珠，她的全部希望和宝贝，她的孙子——张嘎子。眼下，他的年纪才只十三岁。

老奶奶没有儿，儿子在事变那年给鬼子打死了；张嘎子没有妈，妈在他五岁那年病死了。老奶奶只有这个孙子，孙子也只有这个老奶奶。老奶奶已是近七十的年纪，就靠半坑苇子一双手，织些席，纺点线，把自己的残年当做一把土，一心只要培育这棵小苗苗长大。喜却

喜这孩子不但吃得苦，耐得寒，而且伶俐懂事，性情活泼，生得来一副宽亮心肠，成日价除了帮着老奶奶刷锅洗碗，拾柴禾，破眉子^①，还蹦蹦跳跳，嘻嘻哈哈，伺候老奶奶开心逗乐。老奶奶纵有千种愁肠，万般苦闷，也给他闹散了，赶光了，直把个孤苦冷清的门户儿，翻做个火炉般温暖的小家庭。

当然，这大半说的是以前的情形。自从“五一”扫荡那股子腥风血雨一来，家家户户屋翻宅乱，狗跳鸡飞，血跟着刀，刀又随着火，老奶奶带着小嘎子，东奔西逃，团团打转，直冒了三个死儿，才险险乎脱过这场大难。吓得老奶奶死去活来，终究得下一个气喘心跳的病根儿。

然而就在这场大风暴中，老奶奶却和八路军结下了生死之缘。一来是她老人家心肠火热，赤胆忠心；二来这两间小草房正处在村沿上，地方背，不惹眼，进出方便。于是就常有工作干部和伤病员来家里隐蔽。他们昼伏夜动，黑去黑来；来时吃喝住宿，去时一阵清风。虽有时连模样儿还未看清，一闪便又走了，可她单凭那颗受过万千折磨的心就能知道：这都是些世界上最好的人。他们为国为民流血牺牲，哪怕刀戳在胸口上，眉头儿也不曾皱过一皱。他们在敌人面前像一个铁人儿，可对她这个穷老婆子，却亲妈一样待承，生母一样伺候。有哪个风烛残年的孤苦老人，曾享有过骤然增添这么多孩子的欢乐啊！

张嘎子的乐趣，可比他奶奶的还要来得大。那日日夜夜从来过往的工作人员，个个是他的朋友，而又个个是英雄。谁能有这么多的英雄朋友，又能知道那么多的秘密呢？东庄上的岗楼给火烧了，谁知道是怎么烧的？西淀里的据点给摸进去了，谁知道是哪一部分？城里的汉奸半夜里丢了脑袋，谁下的？鬼子的小火轮儿在淀里沉了底，怎么打的？还有，娶媳妇的花轿忽然打了鬼子的伏击啦，算卦的先生砸了

① 苇子破成细片长条，用来织席子的。

鬼子的汽船啦，用笊帚疙瘩就下了“白脖子”^①的枪啦……这一切谁能知道？可是，张嘎子知道！他整整整夜地听着这些故事，那颗小小的心灵，曾有多少次飞进那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去啊！就这样，一批人来了，又一批人去了，张嘎子既有永远交不完的朋友，又有永远听不完的故事，这些故事又是那么的神奇惊险，趣味横生。他夜间把这些故事听完，白天就悄悄去转述给当村的小伙伴们。小伙伴们在他面前乐得跳脚，他的快乐也因此更加了十倍。以至使得他一天没有八路叔叔在家，便会失魂落魄，没法子排遣那空漠的日月了。

可是，有一桩事使张嘎子渐渐有些不大耐烦起来，这就是天天去村边上“放哨”。老奶奶当初派他这差事的时候，他可是欢蹦乱跳地挺欢迎，这是带有多么神秘意味的事情呀！试想，呱哒呱哒，一队鬼子直奔村子来了，他轻轻妙妙地往回一溜，一声“快着”，满屋子的八路叔叔转眼之间就踪迹全无。鬼子们搜了半天，还是个“大大的没有”。这真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事儿！——可是，长年累月放下去，满眼一总是那几个岗楼，一总是那两条汽车路，渐渐就看腻了。加以敌人虽来过几回，都因村里办公的支应得巧妙，始终不曾出过大岔大错，张嘎子就更加简慢了许多，常常大白天便钻到八路叔叔的住处去，一坐就是半天。本来老奶奶最怕无故担惊受怕，平时进进出出，除非真有敌情，是不许小嘎子慌慌张张乱跑的。今天，他因为刚学得一段绕口令，高兴得忘了老规矩，“呱唧、呱唧”地跑来了。

现在，老奶奶已经定住心跳，但仍是含怒地点他一指头道：“准是又到老钟那儿去了。要误了听动静儿，看我不拧你的肉！你就疯吧！”

张嘎子不言声。他笑咪咪地站起来，腿往炕上一跪，只一滚，就滚到老奶奶跟前去了：“奶奶，下回，我跟小猫似的，慢慢儿往里走，横是行了吧？”

① 这一带人民对伪军的称呼。

老奶奶翻他一眼，故意忍住笑，不说话。

“嘿！奶奶！老钟叔敢情还没有娶媳妇呢，你快给他说一个吧，挑个俊的，啊！”

老奶奶忍不住，“喷儿”地乐了：“你呀，就会耍贫嘴！我可告诉你，刚才队伍上有信儿说，老钟要见好，叫他早点回去，鬼子又快清剿了。还说鬼子常在傍黑一下子包围村子，掏窝搜人。可你老是没事人儿似的。生是老钟把你惯坏了！”

张嘎子见奶奶已经消了气，一发把脑袋枕上她的腿去，仰交儿叼着她的大襟儿说：“奶奶，清剿他清剿去！老钟叔说，咱地区队^①正找肥肉吃呢，来了不揍他个死的！”说着，他的眼倏忽一转：“哎，说起打仗来了，奶奶，你叫我跟了老钟叔去吧，也好叫我亲眼看看打仗啊！啊？奶奶！”

老奶奶仿佛没听见。她望望天气，日影已经西斜，便盘起针线，推开小嘎子的脑袋，轻轻地揉着两只老眼。好久，才轻松地叹一口气道：“唉，一天又快过去了。老天爷保佑……”她笑微微地瞅了小嘎子一眼，一边往炕下出溜，一边说：“你倒再说说，什么转转堆，砖砖堆？……”

二

老奶奶摸索着做后晌饭去了。一颗心总脱不开老钟叔的小嘎子，趁空又要溜……

老钟叔是地区队的侦察排长，名叫钟亮。因为腿上犯了关节炎，

^① 地区队，在“五一”扫荡之前，是相当于主力兵团与游击队之间的一种部队，通常活动在几个指定的县分之内。在主力外转后，它便接替了对敌武装斗争的主要任务。

已经在老奶奶家住了五六天了。说是住在老奶奶家，其实不在一个院里。原来跟东邻隔着一道墙，还有个小杂院，里头三间正房，两间小南屋，靠西墙——就是跟老奶奶隔开的这道墙，还盘着个猪圈。那正房，本是韩家祠堂；小南屋呢，老年间是韩家长工们睡觉的地方，后来韩家一败落，长工们都辞退了，韩家的后辈就把它垒起窗户，盛了烂草。到如今十多年不住人了，满院子尽是野草藤蒿，荒得仿佛一座古庙。可自打“五一”扫荡起，这地方就又暗暗红火起来。凡是在老奶奶家落过脚的，都跟这儿的烂草就过伴儿。只为这地方偏僻背静，祠堂的大门又终年给一把铃铛大锁倒锁着，不论是敌人，还是一般群众，都没有对这儿生过疑心。一年多中，来往的人越来越多了，从不曾出过岔子。美中不足的是，这儿离淀水太近，水皮儿太浅，挖不得地洞，也就通不到村子中间的大地道去。然而，老钟养的是关节炎，喜欢干燥，也就不考虑地道那一层了；何况这地方本就是保险的呢！

这老钟本是个脾气随和，有小孩心性的人。虽然三十多岁了，可对唱小曲、破谜语、编快板、说笑话儿等等，都有兴致，英雄故事又多，住的日子也长，跟小嘎子搅在一起，真是情投意合，转眼就是撕不开扯不断的朋友了。

现在，小嘎子打北屋出来，直奔了东墙根去。在那里，一排儿戳着十几个苇个子，好像贴墙立着的一扇大屏风。他走上前去，把第三个苇子轻轻挪开，一侧身，就从缝儿里钻进去了。然后又回身把苇个子原封摆好，猫着腰，在那苇与墙之间的小夹道中往前摸，不两步，就摸着一个三尺来高的窟窿。钻过窟窿，再拨开一堆豆秸，恰好就是东院猪圈的炕上了。小嘎子喜孜孜地吐吐小舌头，跳出猪圈，轻悄悄去推南屋那块独扇的小门儿。

小门推开了，屋子里一片昏黑，只从窗户上的坏缝儿里漏进几道光来。老钟叔正坐在烂草上，“凿壁偷光”似地就着一道亮儿在弄一件什么东西。小嘎子近前一看，乐得跳起高儿来了。原来老钟叔削成